

世廟識餘錄
七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劾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爲功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從實覈報。至是嘉賓等奏覈岑港倭凡五百餘人。于三十六年十二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浸逼燒船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銅油鐵釘移駐河梅。造舟。至十二月舟成。於十三日開洋去訖。今泊福建浯嶼。其溫州三十七年之寇。則自

三月間至流劫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境府城及瑞安樂清二縣盤石寧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指揮劉茂朱廷鑰千戶周賓百戶劉源李爵秦杭鄉官僉事王德醫官王崇大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而遁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乃由松門澶湖登岸流突臨海黃岩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及太平縣城數被攻圍觀海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兼宗皆死干賊至五月十九等日自弟現大清開洋而去天台有遺倭潛突仙居臨海知府譚綸督兵夫逐捕至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絕以上岑港温台失事

始末大都如此。至於文武諸臣功罪如參將戚繼光、勦賊無功、通番有跡、參將張羅不能邀截、縱寇復逞、把總劉英遺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究。原任參將張鐵寧村失守、全軍覆沒、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師罔恤。千戶朱光透漏軍機、按兵縱寇。千戶王世臣朱諫聞警、委舟臨敵、撤防指揮劉大有、胡鎮、李荀等千戶、張輔等百戶、高世安等志切保身、望風奔潰。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宜弗審、制禦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使陳元珂、擁兵自衛、防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道副使、今陞巡撫。

王詢綜理雖乏先事之防而失事則在離任之後似
應寬處至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柔佞愴
人奸邪巨蠹欺君悞國養寇殘民岑賊移駐柯梅自
焚舟廠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剿而妄行奏報
欲飾其玩寇之愆温台極被創殘荼毒人心所共傷
也乃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
勁兵以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文奸專冀
本兵之內召廉耻掃地沉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
而伏地歡呼贊趙文華為島夷之帝携妓酣飲于堂
上而迎春宴客視總督府為雜劇之場萬金投款權

臣而醉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章跡而
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犴獄之巨
奸若盜賊朱光等權倖將領專官給餉縱滑稽之武
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仍征輸繁急喜
通夷情爲得策啓軍門倭主之謠指扣侵邊餉爲長
規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藝流而厚加豢養盈庭皆狗
鼠之雄假贊畫而陰爲利謀入募悉衣冠之盜蔑視
法典溷亂官常此一臣者宜置之重辟以用彰天討
洩人心之憤者也疏下兵部議得旨繼光羅英革任
仍同鐵魁等下按臣逮問祖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

世厚齋集卷之二十一
三
憲詢策勵供職。按是時宗憲以王直功爲時宰所忌，故言官阿旨論之，而聖明終不之罪也。

贈故兵備右叅政任環爲光祿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府。以時致祭，仍廕一子原籍衛所副千戶。環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同知。倭寇犯境，環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俘斬甚衆，以功陞僉事，加副使，右叅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織，其名誓必死賊。賊猝犯蘇州諸城，門皆閉，郊關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劔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德之，後以毋喪守制卒于

家至是吏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贖官秩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按環故忠義士能不避艱險遇賊直前乃其所長。國史叙其俘斬甚衆恐非實錄。

南京鎮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舊例南京各營官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拆色銀五錢及馬坤爲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拆色銀爲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下妻糧。諸軍益不堪。是時坤已召入爲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事事。比歲大侵米石至銀八錢軍中爭求。

復拆色頗不見理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
再旬懋官猶未支給是日振武營軍操期振武營者
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海警創設者也初議選各營
精銳不足乃益以四趨健然京卒怯脆中選者不及
十二其所團集大抵皆惡少游手無賴者晨集將赴
操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墻出因仆地不
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其死于市痛加詆辱仍大
呼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
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爾所
欲衆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大會於內守備廳兵部侍

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越牆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得。朝廷在上，爾輩欲何爲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拆糧餉。始散。按是時李遂不以梟叛，慰叛軍，亦得權宜解散之術。大都士大夫，偶遇猝然之變，惟神氣鎮定，則兇邪自消矣。

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以失職家居，鬱鬱不樂。怨大學士嚴嵩謀，因事搆之。當歲首，密使人入京，於城門關市中，悉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

已遂上疏言臣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

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

則重臣猶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

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

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

大殷災皆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

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鹽國後有謗者

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雖死爲報

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覽是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若

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嫵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為。二王面陳巖嵩之說。臣恐二王與嵩皆

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

輔以益加忠謹。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于王

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于

嵩。則君相相信。儲可得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說。則殘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于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慈。為王纒綬。但官府不宜久處。山川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

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

制於情。似為兩盡。則兄弟相保而儲可得安也。何謂總攝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疇大。而欲子安於

無事也。不觀今之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大
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
事權非。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
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愛
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
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得失，扣切廟於仁孝之道，而一
毫外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
又非勤倦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
則父子相體而儲可得安也。內外各守彝翰，彼此亦

七言言館錄卷之二十一

無猜妨。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塵下富貴之想。

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次之而全終。

股肱與國咸休。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

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忘直。諫

是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

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劓

首而爭効闕下者哉。疏奏閣臣嚴嵩等票擬下禮

部看詳。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以何為。若用

其言只管郊廟告行何如。于是嵩等復言，希顏疏

意可疑當令禮部會同三法司看詳。上復諭嵩曰

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其再同三輔票來是日復降手諭曰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令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槩可見矣部眾皆大臣又謂阿諛可聞之耳目官乃摘疏中建帝之說命禮科會同各科道集議以聞於是給事中藍壁等奏希顏怨望傾險大逆不道法司擬坐妖言惑眾律上從之詔所在巡按官即時處斬仍傳道四方梟

示按是時東宮雖未正位然上已知人情所屬定

議分封希顏無故發憤於片言之間別疏君臣父子

兄弟自古邪臣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

初倡立四親廟議爲公論所絀及旣罷猶爭之至再

上輒優容之希顏因自謂身雖廢退可以危言奇

計徼幸大功上即怒必不至遂死及詔下方從容

宴客御史卽其第執而誅之妻子俱不及訣論者謂

祖宗列聖神靈陰籍其口而降之罰非不幸也而

後世乃追議卹錄濫矣按史臣評駁希顏其論雖正

而稍涉苛刻希顏始建四廟之議旣遭廢退不無忿

恨於嚴高故借安儲之說以危上冀一中之其愚
比甚比上既誅希顏而出封景王國本遂定則
希顏固有功於穆廟者其亦可比於晁錯之請削
六國乎或云希顏䟽語故無建帝二字高賂內豎洗
改之以激上怒耳不然䟽中何一不及建帝之指
而無故特出二字以取死亦可哀也

南京山東道御史材潤等劾奏新改國子監祭酒沈坤
居鄉橫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鸞剝其兩手糾
衆防倭指不知名人爲敗卒梟首示衆霸開官店將
鹽院引皮私用關防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

生生員嚴刑拷打逼取准拆妻孥以私忿囑官監禁
毋舅占家貲逐弟賃住民房并及其任南監拆毀饌
堂為私宅器用等事 上覽其疏而惡之 詔褫坤

職為民仍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訊治坤素跌宕負
氣不能諧俗鄉里人多不悅之初以南祭酒守制家
居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風奔潰坤督率鄰里保

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眾坤遂以軍法部署防
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賴以保全而被其
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給事中胡應嘉宗黨及府
縣儒學生一二人應嘉與坤有郤又性險狠遂與諸

生譏爲謠言。構之於御史林閏。疏劾之。應嘉復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鸞者。固無恙也。他皆類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獄中。士論寃之。按史臣於坤所犯。稍爲辨雪。此亦黨護其衙門耳。然不知淮安之俗。顯宦居鄉。縣送門皂。吏書承應。比於親臨上司。往翰林學士蔡昂守制在藉時。可驗也。坤性尤桀驁。無人理。則濶疏未必皆虛。卽其以鄉宦部署鄉人防倭。而擢以軍法從事。世有是理乎。坤爲祭酒。嘗過濟寧。聞管閫主事陳茂禮投以侍生帖。坤大怒斥之。因與茂禮大閱舟中。爲士人傳笑。其器識可知也。

世厚言錄卷之二
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之直隸常州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舉禮闈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院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年。召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爲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因之交驩。巖蒿子世蕃起爲南京兵部主事。陞職。

方員外郎郎中奉命查勘薊鎮兵務復視師浙直總
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
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於官順之博學強記
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伎無所不研究
其說其文詞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
矯抗之行非其人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
之旣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
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陽然竟靡所建
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
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旣假以

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爲非，有欲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云按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其家居二十一年，謂立言立德可以無媿，惟歎於立功耳。故干趙文華以通於嚴嵩父子，欲以平倭自見。及其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後卒於淮陽。凡四品京堂，未經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卹典。嵩父子力以順之軍功爲請於禮部。時尚書吳山特持之。嚴氏因怒山而遷怒於祠郎李纘，乃出爲景府長史。順之始得祭葬矣，而不知於例何所據也。

雲南道御史耿定向劾奏吏部尚書吳鵬言頃陛下

以四方多盜特下詔考察守令之貪暴者與百姓更始甚大惠也然臣竊以本正而末治源潔而流清今察守令之貪殘而不究銓司之淑慝是掩其本濁其源而欲末流之清且治難矣夫方今爲 陛下主銓衡者非尚書吳鵬哉鵬以天官爲已私物凡百司例當選陞者其始也必白白以賄也其既也必謝謝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瑣論請跡其事之大較著者如鵬婿董分主考而子紹中式群目睽睽已自難掩及授官之際會試首蔡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禮部予奪之謂何

其誰能說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前吏部司屬李一科白壁皆賊墨著聞為御史林騰蛟給事中袁洪愈所發騰蛟遂坐補外洪愈亦淹治者數年以此箝制言官使皆垂首濡足不得一吐憤懣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文選郎中何海晏驗封員外郎宗臣各以貪墨當緣被斥未幾一則陞河南叅政一則陞福建提學副使又何怪夫居吏部者之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三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九一方人為稽勳主事中外目笑之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入部以來多為奸利乞墦登壘攘臂肆行是

爲天下貧殘者樹赤幟。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此
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九卿重任。當以德選。今漫無
可否。任其紛然。請託惟強。有力得之。如蔡克廉病夫
也。而擬之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寘之北祭酒。向非
聖明獨斷。則計曹爲養病之所。而太學是播惡之
矣。圖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五也。私門納賄。幾如鬪市。
甚而盈筐書帕。顯然投于署中。門者弗呵。受者弗却。
如此而欲移文撫按。禁貪戢穢。恐即不反唇亦腹誹
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
自爲亂首而末流從之。臣謹冒死以聞。章上尚書鵬。

及翰林院學士董份各疏辯求罷。上命鵬竭忠供

職份安心直撰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亦疏乞罷部

皆覆其留用從之。按吳鵬先為兩司時頗有清謹之

譽已為漕運為司空寢不逮前矣。比入吏部瀾倒尤

甚惟唯作嚴氏奴僕耳。而子紹以白衣營竊科第

則又欺天罔人之極。而定向既露白簡尚懷投鼠忌

噐之嫌終無一言及嚴氏。蓋君子而未仁者乎。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嚴

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

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代之也。外庭頗宜

傳其事。山之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上意雖

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干之之意。令恩自彼

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

乎？卒不赴。嵩所，嵩遂密沮之。山自是無進閣之望矣。

比上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

嘗人心耳。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雖具

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上指，復

當留行耶？冊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景王出大

明門。」上曰：「此成化間以允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

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是寢失寵矣。按是時

山生一女而簡子世蕃欲求為媳因設酒亭山而以
大學士李本為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掩扇
語山今日之酒為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
情告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蹙然不
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
無不得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

戊午夏 裕邸有李妃之喪內監傳帖下禮部部為具
喪儀上請疏中有薨逝二字 上覽諭內閣曰我見
親王俱稱病故此云薨逝何也以問禮部尚書亟召
祠郎某奏對且言曰 上意叵測非直疑薨逝二字

也。宜婉轉具草。郎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記言備矣。

柰何欲揣摩。上意壞古之制乎。尚書變色曰：若自

回奏脫逢。上怒，吾不比若也。郎既就舍，屬草言今

在外親王邸中來奏卹者，則曰：某王病故，比賜輅

朝，則曰：某王薨逝，是稱病故者。臣子陳乞之詞。陛

下所見是也。其稱薨逝者，朝廷褒卹之語。臣等所

陳亦不敢悖禮。惟上所裁擇，尚書覽草喜曰：吾初

念不及此，即日奏之，旅得俞旨，以是得無改薨逝

二字。然上意未釋，然他日驗封疏中，復見薨逝二

字。上以硃塗之，竟奪郎中俸。二月後，裕邸喪未

世原論會金卷之二十一
一五
封長子及未封玉女禮部未及疏請上徑內批云

喪禮減半行蓋上于

裕邸每事裁抑如此

會闈自庚戌後舉子多用懷挾博進取有撥大魁者始猶諱之至丙辰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

一大蠹也歲己未言官建議欲嚴加搜檢如鄉場故

事下禮部題覆儀曹郎案呈欲悉從言官議禮書吳

山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原不相同會闈之士皆歌

鹿鳴而來者也故

祖宗待之甚厚不過防之觀鄉

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意可知也今使

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囚首垢辱于奴隸之手法誠密

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吾寧使士負朝廷不可
使朝廷負士竟寢不行按山所論雖若少泥然恢
匕乎有得于大臣之體矣其後卒置搜檢官而士之
犯法愈衆世道愈下人心愈漓勢而禁之尚不可挽
况理而喻之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罷刑部尚書鄭曉間住不許再用降左右侍郎趙大祐
傅願各俸二級故事近京軍民有寃得投牒通政司
赴刑部訊理時御史鄭存仁巡按順天移檄禁民越
訴凡法司官擅受民詞有所追取府縣官不得輒發
曉聞之乃引大明律例有停囚待對之條及會典中
亦載近京犯人得聽法司問理與大祐等上疏論存
仁違例侵官存仁亦執大明律自下而上之義論曉
等欺罔上下其章於都察院會該科看議未上曉

等辯疏。上責其不候處分先行辯瀆。且言前者周山等作亂。咎本在激變之人。曉等奉旨末減。疏內無一字避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乃黜降曉等。而命自今一應訟詞在外者。屬之有司。在京者屬之刑部。不許再行奏擾。按存仁狂罔貪黷小人。其論曉蓋承嚴氏風旨。竟以小臣誣大臣。而近來有巡城小差與刑部爭職掌。可咲之甚。而代言者竟無一語折之。國家之典刑。蔑如矣。則存仁有以啓之也。

查盤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等言。浙直軍興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臣等奉詔通查。

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端冊籍沉埋條貫
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入可考事蹟張
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則如督察尚書趙文華所侵盜
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琬以二萬七千計總
督侍郎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都御
史阮鶚以五萬八千計操江都御史史褒善以萬一
千計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以四千七百計此皆知
慮有所偶遺彌縫之所未盡據其敗露十不及二三
然亦夥矣至於操江都御史高捷則明以江防銀二
千兩檄送趙文華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錠則檄取軍

餉銀二千兩錙銖無所支費。此又皆公行賄攘。視爲當然者也。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于文華所任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永昌。陳光祖。並逮。宜問追贓。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忻捷。官同文華等所劾贓罪。候勘議。黜仁爲民。冲霄等下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旣而宗憲上疏自訟。臣爲國除寃。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且賜罷。以待公論。少明然。東西南北。惟上所用。上優詔慰留之。

按東南自兵興以來且無論督撫大吏即郡縣守令
乘機科罰侵克庫藏何可勝計以是因亂生亂民益
不聊生矣時倭難少息而羅龐疏至嚴嵩謂人曰昔
王守仁討宸濠之後何嘗不侵濠帑以有大功故誚
讓不及也雖其言蓋護短文華與宗憲其實事體當
如是已上竟置宗憲不問而以文華候勘真雄畧
之主哉

都御史章煥上經畧中原疏曰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
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妖民假以詐
術誑惑愚民愚民所利福田利益妖民所逐溷雜淫

汚而已。人心一蠱，妖說遂行。愚者求福，智者避禍。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以身為奴婢。然未有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邑無安居之戶，里無樂業之家。于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倭變後，盡徵各省之兵應援，而推埋惡少，亡命逋逃，往往竄入其中。異黨之人，邂逅相親，一呼嚮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尚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談地方虛實，攘臂喋血，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群妖群盜合為一途，盜黨藉妖言以惑民。

而妖人倚群盜以劫衆閃倏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日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矣故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謀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矣臣謹條上八策一屯兵近者師伍倡亂不急趨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爲群賊所笑爲其虛可乘也今宣府一衛屯伍皆空堂堂鎮城乃專恃游民捍賊不

便宜增兵守之。二收梟雋。北方長技。或揮刃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超乘。或自負其能。酣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雋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蹶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錄異材。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弭盜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擒大盜。得其所計。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未逸。不可不亟圖。四察險隘。如河南直隸山東之交。芒碭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區。而今爲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爲盜資。

此當深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爲職業。下邑偏州軍輒所未嘗至。於是禁防日踈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官時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彈壓。六選良吏。臣所獲諸盜不服爲盜。而詭曰救民何者。以貪官毆之也。夫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聖明所以共理天下者也。故欲瀟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係於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饑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爲皇室藩屏。何憂群盜。八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衆必

致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畧中原者當以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慮終之計。而毋爲目前倖免之謀。凡此皆臣愚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爲解而不言者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歛煩急貪吏肆行水潦荐至民不堪命則徃徃群聚爲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没于黃河。於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又有百賊犯其南關。比知前言爲訛傳。即皆解散。無復踪跡。蓋亂之萌也。方煥撫河南適值其事。初聞大駭。旣而緝捕無端倪。心蓋憂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

雖詞多迂漫然足考見當時之事勢焉。按煥此疏其論中原隱憂亦有賈誼策治安之意。而史臣以爲迂漫非也。第煥爲人素有文學而傷於躁急。輕於動民。所至築城遷學。土木煩興。科罰大峻。地方頗苦之。而經畧中原一語亦自駭聽。上已默頷之矣。會遷總漕時家被回祿。煥假道過其家。爲南京給事中。馬出圖所劾。上謂煥專事談論。意本欺謗。特命逮送法司。擬罪而刑部尚書潘恩奏煥煩言瀆聽。當坐衝突儀。伏奏訴律。擬坐邊戍。亦謂刑之濫矣。煥竟死戍所。而後來無白之者。乃有失機之臣。顧蒙褒錄。不知于

典法何如也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賜祭葬如例謚榮禧可學
直隸無錫人初以歷官叅議病免且十年覬進用無
蹊逕矚上好長生乃納重賄大學士嚴嵩所自言
能煉童男女溲爲秋石服食却老有驗嵩薦于上
詔遣使齎金幣卽其家賜之可學乃赴京謝恩得當
用累陞至今官然唯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
與聞公家事也至是以遷葬予告歸卒于家初可學
與盛端明俱以方技召端明雖貴幸頗自知耻閉門
謝賓客可學則揚揚自得甚復通苞苴囑托諸司有

不從卽陰持吏短脅之。是時官邪賂章廉耻道喪。然以縉紳而耳廝養之行。任人唾罵恬無赧容。則可學爲甚焉。死後七年。會隆慶改元。奉遺詔。褫其官。按可學以叅議家居時。與鄉人鄒望結訟。大致困累。故賂嚴嵩。結陶仲文。以方技得起用。而上終不任之。以事京師。人呼之爲秋石。尚書後以年老圖歸。冀得一差遣去禮部。數爲之請。上第批云。候旨行。而意已大疑。可學負恩幸。告遷葬還家。尋卒。上始釋然。仍給優典。不然談相之禍所不免也。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景王府成已數年。當遵祖宗

大制令之國，何久不舉行。高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設王府官僚，兵部請選錦衣衛及各衛千百戶二十七員，改充儀衛司，與群牧所典校典仗所官各行禮部鑄印給之，仍發校尉六百名，軍百名，馬百匹，雙馬單馬起船符驗各一道，應用工部請遣官至德安脩葺府第，俱報可。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建，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儼。景王母妃在左右，又有輿援，雖天意聖心自有攸屬，而群情恫疑，皇皇靡定，奸邪之黨日夜窺伺，觀望幸天下有變而欲以釣奇取富貴，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

半中有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天序既定群邪蠲
消始知淵衷信非凡愚所能測也此據國史所書
如此然當時上封景王意未決徒激於郭希顏之
言下諭以覘人心耳乃禮部遂欲上封王儀註嚴
嵩召儀郎白啓常止尚書吳山勿上山曰天下人心
屬望此舉久矣上不諭部吾不敢請今已奉
諭而止其出封後日國本不定誰任其咎遂急上之
上不得已允行而山自是失寵矣一日司禮監太
監王錦私語山曰公他日得爲民去幸矣山惶恐不
知所爲蓋指不留景王上大憾於山也

黜中書舍人劉芬爲民。初，吏部議以進士充景府長史。芬清狂不慧，或戲之曰：「吏部欲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詈而去。鵬以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按芬與鵬子紹同年進士。一日酒醉，偶聞人言吏部欲以芬爲長史，乃赴紹所問之。紹在家不肯出見，芬乃乘醉發其科塲陰事，并詈及閨門。鵬大慙，悲劾奏之，而鵬方與嚴嵩暱甚，遂擬旨黜芬爲民過矣。

秉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湖廣黃岡人，幼習道士祈禳小術，初以吏員爲遼東海州庫大使。歲滿當選守選。

京師得師事致一真人邵元凱。江西龍虎山道士也。以方術得幸于上元節。且老。因薦仲文得召見。一歲中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食正三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尋又加少傅。餘如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加少師。加號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教事。勳加光祿大夫。柱國。又兼食大學士俸。尋進食伯祿。已實封恭誠伯。歲食祿一千二百石。官其子世恩為秉一真人府供事。太常寺丞。兼道錄

司右演法至是有疾請告歸遂死于家悉錄其平生
所得賜賚金幣衣帶獻還于朝上聞而憫之諭禮
部曰秉一真人總領玄教爲國祝修恭勤久著茲以
疾故朕心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榮康惠肅
賜祭十壇如致一真人邵元節故事葬以伯禮乃給
齋糧麻布與其子世恩爲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以
符呪小方稱上意驟被恩寵自戊戌以後上不
復視朝輔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
至卽賜坐與語稱之爲師賞賚以數萬計又兼領三
孤列爵五等幾二十年以富貴終其身其死也復贈

謚賙賻恩眷有加、自古所未有也。隆慶改元始奉遺詔追奪仲文官、世恩亦削籍。按仲文以方術有寵于上、雖日侍左右、而一不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納、如出胡纘宗於獄、大有回天之力。上亦以其無他腸、故始終優禮之。比請老還籍、則悉以所得于上金幣獻進之。而上遂給工部爲修蘆溝橋之費。其智亦足稱矣。第方士不可以爲訓、隆慶之詔奪蓋大臣愛君必防其漸、有以也。

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官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上悅以爲天眷已、而禮部尚書吳山以護

禮畢報忤 旨山引罪 上曰爾等守禮不必引罪

該科官如何不叅令以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李東華

等惶恐言 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誠敬

格天之所致也山等不知題請恭謝玄恩乃如常救

護罪不可追臣等一時失於叅奏罪亦難辭 上曰

天眷人君若君之於臣有不知感國典不容况聖

人事天敢不欽戴章內曰彌賀曰謝玄奸巧孰甚焉

山前執白鹿殊祥 殿廟強告原父天眷玄嗣所致

昨陰雲監觀甚明非測言比乃如常救護謂寧盡已

誠不可失正是則是矣然不敬天意賣直沽名亦不

可也。科首住俸，餘各奪半年。已大學士嚴嵩言日食陰雲，卽同不食，不當救護，人所共知。而是日行禮，如故。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上曰：卿此言敬天順理，正法之謂。本在尊官，東華改罰俸兩月，餘宥之。部臣姑記罪，嵩揣上意已不悅山，乃示風旨於科道諸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共劾山，而誅於公義，則并劾吏部尚書吳鵬。上初無意去鵬，姑以山故，令鵬致仕，而山得冠帶閒住以去。按是日日食浮雲掩映，倏隱倏見，當救護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詣部急索賀䟽，山指日謂其人曰：日方見食，吾誰欺欺。

世傳金卷之二
天乎行禮如故所遣人以山言復於嵩遂奏之故激
上怒如此而山言亦過於直亮非保身之道也山
與嵩同鄉始嵩以其孫求婚於山之女山固却之以
是爲恨上嘗欲進山於閣嵩已密阻之至是上
所諭白鹿殊祥殿廟強告之語疑亦嵩譖之不然
上在深宮何由得聞也

趙王一夕自縊死成臯王戴焯以王縊狀聞歸罪於彰
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械汝礪等至京拷問論
汝礪戍極邊時雨罪死仍械河南斬之長史李遇等
戍罰有差遣官治王喪輟朝三日謚之曰康初三十

九年六月洛川王翊銘奴與民爭時雨撻其奴翊銘
訴於趙王時雨不為屈竟論奴克軍十月十八日湯
陰王府奉國將軍石熾厚鍛與汝礪求索祿糧汝礪
不與而囚其奴厚熾等復以告趙王王令厚熾詣府
求釋汝礪辭不見見時雨復以語侵之是夜王暴薨
于思訓樓中翌日長史以王病薨牒府府臣哭臨如
禮時外議洶洶言或禍起宮闈卽及成臯王王懼乃
更與長史李愚等以自縊訃聞因稱時雨汝礪威逼
王致死法司論坐如律按翊銘厚熾事至微淺時雨
等未嘗忤王王亦無志於時雨等第素性仁柔辭斷

薨之前數日侍兒有見王咄咄自語如有所恨者實
爲其妃與成臯王有陰事致然外間人莫知也王本
以慙悲自盡乃委罪于時雨等願事在河南卽法司
亦難于遙度而以意成獄終爲不白之冤爲可惜也
吏部左侍郎茅瓚以足疾在告久 上諭大學士嚴嵩

曰知瓚足疾否或令養疾此際似不可無官且右侍
郎自有本業也瓚聞之懼因䟽言臣所患乃肢體末
疾今且愈矣再乞假數日 上曰銓曹非養疾地其
令回籍調理乃用袁煒代之按瓚以戊戌狀元及第
爲人軀幹甚偉中無學術好以氣岸陵人人不能堪

爲撰文久頌懷進閣之望一日偶倩工修其足甲爲
刀所傷墮其二指而猶戀位不去上諭意遣之未
幾卒于家雖由聖明獨斷實天益之疾也

伊王典楨有罪刑部左侍郎趙大祐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萬文明等覆勘其不法事得實還報言王聽承奉
葉全蔡朝及奸徒吳希周等教誘以修理府第爲名
將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文昌祠及法
藏寺佛殿盡行逼奪仍闢占官街五道抑買民房百
餘家又遣官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府第價銀括洛陽
寄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工府中擅立東廠緝事鈎

十原詩集卷之二十一
十三
索小民過失。闢府第爲磚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門。環城紅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椿清和鴛鴦騰光宮殿。百花臺。乘風御氣閣。凡十一所。皆上僭不道。又遣內使軍校大索軍民婦女。入府選留。不中令以金贖。繫末平知縣謝魯。拷掠逼跪殿門。傳旨責問。俱有實狀。如撫按官言。第知府張柱。指揮李夢孫等。不能委曲善處。以激怒王。致令爭辨不服。亦不能無罪。疏入。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議。言伊王奢縱淫虐。大違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其速圖自新。將違制門樓重城改正。其逼奪官民第舍。俱各退還。添

設厰鋪及私建槐椿等宮殿盡行撤毀強取婦女應
給主并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司將王改過事
蹟開呈撫按具奏 詔從之張柱李彥孫等俱降調
吳希周蔡朝等各遠治發遣有差按伊王之惡與微
王有間止緣其故所薦梁散人者日在上側談王
奢僭事 上已領之未發也而所都洛陽又多貴勢
之家耻爲王屈故愆恩撫按叅劾之以必去其所忌
而王竟及于禍

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當是時
大學士徐階禮部尚書歐陽德兵部尚書聶豹吏部

侍郎程文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扳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諸公或歿或去，惟階尚在，而講壇爲之一空矣。戊午歲，太僕少卿何遷自南京來，復推階爲主盟，仍爲靈濟宮之會。乃遷名位未可恃，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臣弟某欲藉講學爲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闈飲，至醉忘之矣。更從旁患曰：盍往靈濟宮乎？時某雖醉，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昏昏不開明矣。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學徒咸拱而候之。旣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卽席坐，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睨。比晚講輟。

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聞者傳以爲咲。

鑄印局大使張仁，京師人也。爲人修飭善諸體書。比以九年考滿，赴吏部過堂。故事，九品以下係雜流官，例於墀下叩頭。仁在衆中獨昂然長跪而已。尚書問曰：「此亦雜流官，乃敢相抗。」仁曰：「詩書六藝，皆儒者之事，書爲六藝之一，故官屬禮部。何謂雜流？」尚書令吏抑其項。仁項愈益，疆尚書怒曰：「汝不欲作官耶？」仁曰：「辱身而得官，不如死也。」遂投牒乞致仕去。後副使舒傑亦詣吏部考滿，仍如故事叩頭。吏部喜其能下，遷工

部司務入內閣辦事傑既為中書官欲與禮部司
敵禮更不遜讓明年內察傑尋黜二人之去官相距
官僅數月而人品大自徑庭矣

餘姚謝丕如以吏侍宅憂歸後無薦之者遂不得起用
以原官卒于家其孫某來奏卹典大學士李本少嘗
受業於謝一日特造祠郎某欲為之請謚郎素知謝
為人姑應之曰且俟考功司查覆若無論本便可議
謚也李公咲曰昔張司馬瓚在本兵十二年積論本
燒得餽鍋熟後介老為禮書卒與之請謚論本何可
據以權衡人也郎唯唯退乃白之部尚書尚書曰謝

故予廷試時讀卷官也。翰林舊例卽讀卷官亦稱座主。况有李公爲之地。直須與之矣。郎復應之曰。謝爲人不應謚。恐考功司不能爲之庇。比考功移文至。凡查論本計十有三。備極穢惡。尚書覽而面色發赤。大怒曰。此人狼籍。一至此哉。幾亂公典。一應所請。宜盡寢格之矣。郎從容言曰。祭葬者一時之榮。官在則有之。可毋論其人也。唯謚號爲萬世公議。予奪貴嚴。部持之足矣。况謝嘗爲今。上日講官。且生前未蒙幽黜。不應得者。已不可得。而應得者。并寢格之。郎中何以復李公也。尚書意稍解。徐曰。姑屬草來。而李本之。

中表弟胡濬者時爲祠祭主事亦代李愆恩郎乃屬
兩疏一備云考功文一畧簡節私托胡並呈于李李
詫曰謚已無望矣但得郎少爲掩飾可報吾師也郎
詰尚書曰之卽用簡節疏上尋被旨止照例與祭
葬謚罷時嚴嵩與謝亦同年嵩子世蕃聞郎初有抗
內閣之意戲謂謝之孫敏行曰而祖似長安街丐者
卽喫得一口飴受郎某之侮不少矣蓋憾辭也當
紛濁之際小臣之難于執法如此然以大學士之尊
能詘意于一郎而郎終無所撓嘉靖間部閣之體不
甚懸絕比慶曆之際閣臣鮮造六卿之寓者况郎官

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在西直以年老上特賜腰輿出入禁

內恩數特異前此未有也然嵩自是不常乞假休

沐每積歲方一歸邸第還直所密奏一揭謝內有家

恩賜假幸逢元日子孫羅膝捧觴晏樂皆高厚所庇

語上覽揭下諭嵩曰觀卿所奏似有勸我之意父

子至情我豈異于人往歲宮變蒙上天恩赦我已世

外人矣故別居西內奉玄修令其母子自會歡聚耳

嵩驚惶不知所措召伊子世蕃對諭世蕃爲覆之曰

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臣以此祝其君，君亦以此望其臣，故臣揭及之，第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心，奏入。上意始解，是時上不見二王，外議紛紛臆度，各強為之說，今始知絕無偏主也。世蕃大有口才，其取辨倉卒以答應君父多似此，嵩顧不及也。上蓄一猫在永壽宮，乃山西晉府所獻者，性極馴擾解人意。上每幸清馥殿，行香，猫護駕至中途，比反則豫迎之，以為常。上極憐愛之，一日忽斃。上命以金棺葬之，萬歲山下，而薦以齋醮，令諸詞臣撰青詞超度。禮部侍郎袁煒詞中有化獅作龍語。上亟稱

善熇他詞妙麗奇詭往往多巧思出他詞臣表上
以是寵眷特優自翰林院侍讀不一歲超遷至三品
又二歲簡入內閣吳中布衣有王逢年者客熇所雅
倩爲應酬古文逢年恃才信筆成篇不加點綴偶有
屬草大拂熇意踈之逢年遂投一書於門者飄然辭
去書云執事以時文發科以玄文拜相安知世有所
謂古文者詞極悖慢熇得書大怒擲之地罵曰狂生
狂生然竟不深譴也後京師喧傳逢年書以爲真熇
之寶錄無不捧腹者

大學士嚴嵩妻夫人歐陽氏卒上諭閣臣曰聞嵩妻

果不起，婦夫並八十者不多，有示禮臣議卹典，後不爲例。部覆當視故事從厚。上然之，乃賜諭祭三壇，所司分治葬具，遣官護送。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扶柩還者，嵩乃以情控於上。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在側。詔留世蕃侍養，令不必守制喪。令嵩孫鵠護，仍給驛以行。嵩䟽謝。上答曰：卿宜以國事爲重，勉抑哀情，以慰朕懷。因遣中使至嵩第，賜銀幣寶鈔。按嵩以妻喪自直所給假出，前有事給假者多不滿假限而入，而喜在第既久。上諭次輔徐階有今人君臣之義，反不如夫婦之情等語。因

遣階休沐，階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不如在直，竟不肯出。上悅，自是意愈屬階，而踈蒿矣。

八月朔日食一分五抄，例免救護，禮部尚書袁燦言：臣聞唐一行曰：日君道也，無眇魄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其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未休明，而有小青焉，則天爲之隱，雖變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日位旺榮，陰氣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歡忭。上以爲然，按緯爲

人輕躁不檢而稍能文章動以巧言媚上嘗爲上
撰玄極力揣摩務得上心而後已故上急欲柄
用之至是日食數少熾在禮部懲吳山之禍而引唐
一行証妄語傳會頌德豈事君以道之義乎日當食
不食猶可言也日食未盡豈謂之瑞應哉有媿於吳
山多矣

太原知府於惟一爲巡撫所劾當調晉王上疏請晉之
上覽之不悅且訝其雜封啓本以進下禮部叅奏
因降勅戒諭王省改凡事務遵祖訓以保祿位毋
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惟

一在郡絜已任事。節才愛民。歲飢。設法賑濟。所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鴈門。山西總兵王懷邦率衆避入會城。其軍士剽掠于市。惟一執而撈之。毆其衆于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御史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是時山西巡撫孟淮貪穢闖葺三關。舊用平陽澤潞民壯防秋。淮奏免之。盡徵折價。及虜入懷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淮乃諭惟一合賞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乃劾惟一調任。按惟一安慶懷遠人。平生悻悻自好。其守太原。以工部郎出所至。政事頗有可觀。惟性氣剛狠。不能容人。

其在太原道遇守巡不肯引避第以蓋掩之而過彼
遇親臨上司如此則何有十一總兵乎史氏疑其所
識故阿私少過非實錄也後調廣信乃陰訐江西廉
使季德甫之短致被劾而去惟一已犯衆怒亦旋遭
黜比居家又陵其有司其子爲怨家所訟幾陷大辟
逮惟一死得解蓋其人似有意向善者而不學無術
可惜也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魯奏乞其祖贈官
疏下吏部覆言若水學行醇正輿望所歸宜允其請
上怒曰若水僞學亂正昔爲禮部叅劾此奏爲之

浮詞誇譽其以狀對。于是尚書歐陽必進等惶恐謝罪。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止以尚書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驗封司郎中降俸二級，員外以下各一級。惟左侍郎嚴訥在直不問。按若水以講學自負，而實於學無所發明。第與王守仁相結納，爲僧贖僧狀耳。其鄉人言其貪財好色，無所不至。武陵貴人與予言，其少時爲諸生，嘗詣若水家訪道。見若水至動，以篋妾數十自隨，而筭計鷄豚秋毫不爽。以是薄之。遂拂衣歸。先是南京御史馮恩論若水爲無用道，恩雖得譴戍，閱數十年。上

終憶其言不悅于若水有司爲之請存問請卹典俱拒而不與真聖明哉而後來當事者不知先帝之意而漫徇虛名隆慶之錫謚濫矣

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郭朴回部管事尋命吏部尚書歐陽必淮致仕改朴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時禮部尚書缺吏部會推朴及南京禮部尚書李璣堪任上用朴而責會推諸臣曰文撰諸臣久不擅改茲以朴例擬何也具以狀對必進等謝罪上曰文撰諸臣夙夜匪懈遷轉雖不宜淹滯常調擅改亦不可也茲會推諸臣俱不盡心

然專執在吏正姑不問必進往固勤慎自連轉後有
凡專肆大失臣體姑與致仕員缺朴卽代之諭不勿
辭朴上章陳謝上褒諭曰卿性資純謹撰奉勤誠
遵命卽任朕心嘉悅宜慎評庶職先于守令以副簡
用至意按必進爲巖蒿內親故引拔太驟然在吏部
不甚狼籍與吳鵬萬鏜相較遠矣後上漸跡蒿而
先斥必進所謂唇亡而齒寒也

辛亥夜萬壽宮災

上嘗御玉熙宮萬壽宮在西苑本

成祖文皇帝舊宮也自壬寅宮闈之變

上卽移

御于此不復居大內是夜火作禁衛皆不及救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上乃諭禮部曰：朕御皇

祖初宮二十餘禩，大變蒙恩，久安玄事，茲荷洪庇，益

感眷祐，其于十二月朔，擇日祭告郊廟社稷。

命公溶駙馬、詔伯鏗、承裕各行禋禮。禮部請詔示天下，

百官齋戒修省。上曰：此非正朝，乃奉修居宮，招災

非朕之尤也，不必詔示修省。丁巳，工部尚書雷禮言：

玉熙宮殿湫隘，且地曠近外，非可久御。萬壽宮係

皇祖受命重地，王氣攸鍾，偶直災變，寔天啓皇上，俾

鼎新丕基，永延億載之祚，宜及時營繕，以承明眷。上

曰：郊廟謝罪禮成，是日風誠氣爽，皇天赦憫，眷

與當承其重建前殿如舊制。餘候式行，仍速備物料。以俟工舉。按玉熙宮近西華門孔道，列屋僅兩層，委非天子所當寢處。嚴嵩欲因此諷上還于大內，乃具言三殿初成，工料缺乏，萬壽宮不宜興復狀。上不悅。於是徐階與禮議，令禮上䟽趣辦，而自以其子太常卿璠督工。上以爲忠，于是嵩益惶恐，亦䟽請以其子世蕃同徐供事。上不許，而外人已覘知。上心獨注於階，而嚴氏之禍兆矣。

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是時仕路渾濁，賄賂公行。庶吉士素號清選，至是覲以賄求，貧者稱貸爲資，有持券

入貸于司禮監大監黃錦者。錦密以聞。上聞而惡之。時閣臣以取定進士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方立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雖閣臣亦不知焉。按黃錦在司禮監事。上最久。體貌嚴重。與閣臣往來。第單刺而閣臣反以雙刺相報。錦爲人小心謹厚。而嵩猶敬禮之。故其貪賄之迹不聞于上。而茲以庶吉士行賂爲言。蓋嵩已有豐端。而錦遂乘其隙。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入之也。

御史鄒應龍劾奏大學士嚴高子工部侍郎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

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
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
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
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金而得知州夫以私屬
末職鄉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
何所涯際耶至午交通賄賂爲之關節者不下百餘
人而伊子錦衣衛嚴鵠中書羅龍文爲甚卽數人之
中嚴年尤爲黠狡世蕃委以心腹諸所謂官賣爵自
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上夫競爲媚奉呼曰
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彼

一介僕隸其尊大富侈若是則主人何如耶。高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置良田宅于南京揚州儀真寺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終主之抑勒侵奪怙勢為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當何如也。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高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為扶襯南還世蕃名雖屠憂實喜得計狹容曲宴擁侍姬妾優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決其目矣。至于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賊穢視祖母喪有同奇貨搔擾道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為

空則世蕃威權大盛之所煽嚇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窮民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培尅日棘，政以賄成，官以賂受。凡四方小大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外則欲應彼無厭之求，內則欲償已賣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稿竿，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不孝者之戒。其父嵩愛國恩，不思圖報，而溺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斲法，宜巫令休退，以清政木。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併爲言官欺誑者戒。疏入。上

世厚言錄卷之二十一
日嵩小心忠慎、祇順天時、力贊玄修、壽若壽國、人所
嫉惡、既多年矣、却一念縱害、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
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
司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疏內有名各犯、錦衣衛逮
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吏禮二部
其擬官以聞、先是、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
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懸判吉凶、
上以爲神、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
對言嵩父子弄權狀、上由此漸踈嵩、凡軍國大計、
悉諮之大學士徐階、嵩不與聞、階日親幸用事、廷臣

多知之者。故應龍奏入。遂稱旨。尋用吏禮二部議。以
應龍為通政司右叅議。下世蕃于法司擬罪。嵩上疏
為世蕃請罪。且求解。上曰。朕事上玄。丕承恩祐。逆
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
忠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兇兒瀆救。嵩惶恐不敢復言。
乃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即重譴。詔如前旨。致仕。
于是法司坐世蕃烟燻衛分。鴻鵠龍文。邊遠各充軍。
年錮于獄。俟世蕃贖完。擬罪。詔俱如議。特宥年為
民。上猶念嵩故也。後項治元逮至。庾死錦衣獄。鴻
業佟俱論克戍。按嵩先已失寵于上。而猶在直。每

縉紳來謁者出美酒數杯飲之曰此 皇上所賜以
優吾老者徐袁二公不及也蓋恐言官乘間起而詭
爲此以塞人之口然外議已籍籍騰沸矣改應龍之
疏必有授者意之况有藍道行扶乩辭語先入之能
無從乎若道行者亦可當于東方朔之謫諫矣未幾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乃諭大學士徐階
等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既不欲違大義人情必天下仰奉君命同
輔君上聞玄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
再言者同鄒應龍俱斬首嵩知 上意已動乃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帖。寵招權及矯稱玉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遂得罪。死于獄。

詔工部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司使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閒住。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之婿。遷躁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遠。其撫江右時。厚飲以遺嵩父子。欲致崇臚。汝霖雨貪肆不檢。啓常匿喪。遷光祿為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墨塗面。供其歡笑。

汝楫先任吏部尚書唐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託。至是嵩敗。躍等爲刑科給事中。趙灼所劾。兩爲吏科給事中。沈醇所劾。楫材爲刑科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時罷去。初嵩專政日久。耄而智昏。又日夕奉上玄修。卒卒無暇。盡委機務于其子世蕃。世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世蕃卽援據已事。叅綜陳說。嵩以爲材。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克侈無賴。旣竊國柄。遂明目張膽。大啓賄門。凡中外文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一

視賂入爲軒輊。一時狡佞楫輩咸朋黨交通爲之關節。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門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猶如探囊。朝求暮獲。捷若應響。趙文華鄢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于道左。供費腴膏血。饋遺竭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耻掃地。邊備懈弛。閭閻困敝。夷虜交侵。盜賊蠡起。則嵩縱子爲非。任用群小之故也。而當時引繩批根之力。議者咸歸之徐階云。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法士及秘書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直隸河南湖

十原詩集卷之二十一
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按是時上春秋高謂神
仙世所必有長生可冀而憚言者之口故以御史克
使令人不敢反唇也或云先年顧可學嘗使太和聞
石門有仙姑能辟穀知未來事密奏上以付巡按
御史谷嶠行取來京仙姑豫知之遂焚其居匿去此
舉實欲索之大仕至岢州與其守令傳意仙姑仙
姑曰吾本無養生術第不食耳若進我上前啜數
碗飯易耳御史何以稱肯大任以爲然遂捨之仙姑
亦智于保身矣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橫貪淫

十大罪大畧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所任蔡
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倭衆突岑
港賊衆無幾而宗憲按兵玩寇資以牲廩蕩廢防檢
交質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爲約誓非 皇上斷
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自立報功廟
于吳山意欲旣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
發一矢徙日取驛遞官軍民前糧餉而斬艾之峻削
之督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蝟如鄉官呂希周田汝成
茅坤輩皆游舌握槓遞爲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
官洪梗之女爲妾通事夷來往健步徐子明之妻皆

出入督府通宵無忌。至如扣剋上供。歲造段疋銀兩。濫給倡優市販職官劄付軍器官廠。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尤其干紀亂常之甚者也。乞皆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勘報。上特命錦衣衛械繫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炳為兵部右侍郎。蕪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為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卽封侯。不吝。比宗憲既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顧不以為功。而以為罪。亦可笑矣。蓋宗憲專倚嚴嵩父子為與援。故厚賂叢其室。而

他輔不如也。嵩父子既敗，宗憲一喪家狗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為直黨，非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集事，而使貪使詐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善乎王守仁附聖賢為豪傑，良知之學安可不講也。封伯從祀所由矣。

丁丑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 旨處分。上曰宗憲非

嵩黨自御史至今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三呈

上玄錫瑞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載無言伊過近自鄒應龍初亦未專為國群邪朋害大臣罷斥者不

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俱不早言今日乃言之不已宗
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
封官今却加罪後來復誰與我任事其釋合間住按
上之神武不殺多此類非群臣齷齪者所能測也

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
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
上恃寵凌蔑有司爲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
之蓋上馭近幸臣其始終得保全者少矣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之崑山猛將廟爲道士佩爲人
顛魯無所知識爲鄉里厭賤然熟道書能通曉道家

神名。上方恭修玄典，佩來京師，依陶真人薦之。

上改名龔中佩，娶有室家，而諸大臣撰青詞者，特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愛幸之，稍得官太常博士。

上召中佩于西宮，教宮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

一日，上在西宮呼中佩何在，闈有不悅。中佩者，諧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習法事也。上怒，遣人偵

之，偵者偽報云：中佩已醉，邵員外畷所。上即日縛

中佩，赴錦衣衛獄，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而邵員外亦奪官，龔與邵實無交也。中佩既杖死，其屍暴路河側，爲群犬齧食之，慘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終